

中国当代美术家

一代宗师——林风眠

李松涛 张宝树 谭成健 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陕)新登字003号

责任编辑 范茂震

封面肖像 孙振廷

装帧设计 储小平

中国当代美术家 一代宗师——林风眠

李松涛 张宝树 谭成健 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68-0506-3/J·434

定价：15.8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当代美术家》是文学性传略，它所反映的是画家生平的片断，并非全貌。出版这套丛书，旨在使读者了解自己时代的美术家其人其事。编者的初衷是，集画坛轶闻故事于此书，以补正史之遗阙。

丛书第二卷业已问世，其价值与失误，有待美术界的前辈、朋友和广大读者作出点评，以期使丛书逐步完善。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目 录

当惊世界殊（代序）	张宝树 谭成健（ 1 ）
一代宗师——林风眠	郑 朝（ 6 ）
张 仃	邵剑武（ 33 ）
吴冠中	王为政 霍 达（ 70 ）
李可染传	孙美兰（ 114 ）
苦禅画传述异	包立民（ 137 ）
昨日的人生：蔡亮和我	杜 高（ 163 ）
茫泱无垠——朱乃正艺传	刘 郎（ 187 ）
艺术彼岸的召唤——袁运甫小传	文 等（ 211 ）
追求平凡和真实——记画家周思聪	邵大箴（ 231 ）
后 记	李松涛（ 259 ）

当惊世界殊 (代序)

张宝树 谭成健

自“五四”派主人言。而中国绘画之空怀一管咫尺画图中今当
长空寒林入画，“对人”张宝树谭成健士为斯非早言人言，“徐
夫一卦索人言出。附张宝树谭成健士为斯非早言人言，徐
人竟笑麻？去伙何而画会升世国中。摹甜音前中言张宝树谭成健
。省聚
而，中国，这古老文明的国度。不寒而栗其，件丛《寒来美升世国中》
而外两千多年，沧海桑田，中国绘画经历了跨世纪的长期稳定与繁
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仅是近二百年来的事。与此相联系，体
现中国封建文化精华的中国文人画所达到的高妙境界，完全可以与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油画相媲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情
趣，光彩照人的笔墨技艺，博采外来艺术的恢宏气度，阳刚阴柔的
崇高美感以及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独特形式，则构成了中国绘画传
统的丰富内涵。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僵化，文网森严，
理学枷锁禁锢，思想消颓萎靡，中国绘画走向拟古复古。纵然有识
之士抗衡奋争，绽放几朵奇花，也断难扭转画坛的衰微。”“五四”
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决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它为学旧沉闷的中国画坛
注入了“兴奋剂”，改革求新，引进西学，更有大批有抱负的艺
术家走出国门，求艺于西方，中或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校舍，兼投身于
激流澎湃的社会生活与斗争，艰难地求索中国绘画的革新之路，涌
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敬的先驱者。中国美术史在诗主人物呈目米艺
而收历史车轮跨进了廿世纪。不寒而栗其，件丛《寒来美升世国中》
……中国社会的大改革，艺术思潮的大演变，不同民族的艺术在世
界范围内的大交流，必然促进中国绘画艺术形式的重大改观，尤其要
冲击中国绘画观念的大更新。于是，如何适应当代中国人审美观念
的转变，反映当代中国人对绘画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如何运用现代

先进的物质和技术手段组合新的绘画语言，并且艺术地体现对当代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全新感受，是否定传统，全盘西化，还是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等等，都成了摆在当代艺术家面前刻不容缓必须抉择的重大课题。

当今中国画坛呈现着一种空前活跃的局面。有人主张“回归自然”，有人倡导扎根沃土，有人强调表现“人性”，有人热衷空灵超脱，不少人在中西绘画传统的临界点徘徊迷惘，也有人索性一头栽进西方艺术迷宫中猎奇描摹。中国当代绘画向何处去？确实发人深省。

我们应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约请，主编这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国当代美术家》丛书，其主旨决不是为了制造模式或样板，而是要真诚地向读者介绍一些独具风格又卓有建树的艺术家的艺术历程，让这些艺术家们和广大读者们贴得更近，以便倾听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从而了解到他们的艰辛努力、宝贵体验和可喜收获。假如我们这样做能对繁荣中国美术事业尽些绵薄之力的话，那么我们将倍感欣慰了。

本卷介绍了这样一些艺术家：

“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国现代艺术的奠基人之一——林风眠，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于孤愤和寂寞中咀嚼吸纳着东西方艺术的精萃，他那“融汇中西”、“实现中国艺术的复兴”的美好理想，他那身体力行执著追求的艺术活动，他那些追求纯净娴雅的永恒之美、抒写渲泄真诚感情的水墨画作以及他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呕心沥血培养后学的无量功德，都将作为中国艺术的宝藏而永载史册，永放光彩。郑朝教授的“一代宗师”真实感人地勾画出林风眠这位艺术巨星的人生轨迹和艺术历程，由此我们想起音乐家巴赫的一句话：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自然的势力，而是人为的势力，是人类的愚蠢。由此忆及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的命运……然而，令人庆幸的是林先生终于在他老迈的暮年享受到了公正的理解和应有的殊荣。多少年来，吴冠中顶风冒雨，艰难跋涉，辗转探索，终于独领

风骚，以其极富东方情调、极具现代气息的绘画作品奠定了他在当代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化这场革命中的主帅地位。读吴先生近年的画，看那墨与色的涂染，线与点的飞动，就如同聆听节奏明快、旋律美妙的音乐，每一个乐段或乐章，无不震颤缭绕着画家或忆或梦或喜或忧或爱或恋的乐音。从具象、半抽象到抽象写意，由加法变减法，稳中求动，浓中寓淡，窄里寻宽，任线索扩散腾跃，让黑白穿流交汇，虚实相辅，红绿对歌，将一颗炎黄赤子心活脱脱地捧出来。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霍达和其颇有才气的画家丈夫王为政，伉俪联袂，为读者撰写了“吴冠中”传，材料翔实，记叙生动，辞采飞扬，情动于衷，小说家细腻传神之笔将吴冠中描绘得形象逼真，别具神韵。

名闻四海的中国画家李可染，几十年如一日探索山水画的革新课题，他注重创造山水画的新鲜意境和独特韵味，无论是《巫山云图》的雄浑奇伟，还是《漓江胜境》的淋漓墨韵，无论是《青山密林》的水田逆光，还是《山林瀑布》的厚重美感，都注入了大师别样的美学思考。即使先生生平第一次也是有生最后一次画的抽象画《超弦生万象》，也在天真质朴的小牧童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未来绿色世界的绵长的祝福和深远的瞩望，创造了一个万籁奏鸣、天人合一的全新境界。中央美院孙美兰先生是研究李可染艺术的专家，这次他热情为大师作传，宏观上着眼，细微处落笔，或叙或析，萃取精华，既有史家的笔法，又有画论的灼见，兼有散文的灵气，使传文清新可观。

擅长大写意花鸟的李苦禅先生是一位颇具创新精神的画师，艰难治艺六十年，身贫穷斗，志不移；身权势斗，不阿谀；与劫难斗，不求荣，人品如苍劲大松，威武豪壮。恩师白石老人曾为其治一方“死无休”的闲章，他珍重如生命，奉为座右铭。终生探索，勤奋创作，为后人留下数千幅花鸟精品；丹心育，桃李天下，香飘四海。包立民先生从接到稿约之后，半年时间，查阅资料，四出探访，几易其稿，所著“苦禅画师传述异”，截取李苦禅艺术生涯中的几个典型事件，或叙或议，叙述中不乏生动感人的逸闻趣事，

且史料确凿，考辨不苟，读后令人心折。

张仃，在中外画坛上是个多么响亮的名字！六十年的艺术生涯，练就了他诸多艺术门类的精湛技艺：30年代的漫画，40年代的年画、宣传画，50年代的水墨画，50年末60年代初的装饰画，70年代末以来的壁画、书法和焦墨山水……全都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享有崇高的声誉，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画坛上的奇才、怪才、雄才，是开拓性和创造型的大家。邵剑武的“张仃”，以雄浑博大的板块结构，睿智敏捷的气触，异彩纷呈的辞章，奏鸣出了张仃先生的艺术的壮歌，吟之，咏之，令人顿生回肠荡气之感。

艺术向来是没有国界的。作为中国现代装饰艺术的开拓者，袁运甫的艺术成就早已蜚声中外。回顾他的艺术道路，文等在“艺术彼岸的召唤”一文中极其传神地做了如下的描绘：“没有什么比长江更能象征中国历史文化，更能象征袁运甫的艺术生涯了。在它的源头，涓涓细流欢快地从每一处岩缝或冰柱上溢出，在上游的无数奇峰深峡间汇成年轻的激流；中游是他活力跳荡，才华峥嵘的阶段；下游包纳百川，融汇千流万溪，以沉雄浩瀚的身姿，从容地强有力地归入艺术海洋。”开篇气势恢宏，境界开阔，极富象征性。“长江”这一文脉贯通全文，有一种大气磅礴之感，将袁运甫善于吸纳、包容、综合乃至渐趋广博深邃的艺术特质真实可信又淋漓尽致地叙写了出来。

周思聪是60年初中国画坛上涌现出来的一位才华卓然的女画家。她天性温和纯朴，她善于以善良敏锐的心灵触角去感知社会和人生。她画出一系列不妩媚、不甜俗，具有崇高美、悲剧美的人物画，在当代中国人物画廊中，溢彩流光，风神永驻。“不是酝酿醉人的美酒，而是为大众烹煮苦茶”，这就是周思聪真诚信仰并付之实践的美学观念。美术史家邵大箴先生以坦诚的挚情和素朴的语言记叙了周思聪“平凡和真实”的生活片断和艺术实践，平淡出新意，真实多情趣，叙述兼发高论，使周思聪的人品与画品给人留下亲切而深刻的印象。

的确，二十年的边塞生活，在朱乃正的艺术交响曲中是别具意义

的一个乐章。朱乃正是从茫泱无垠的草原深处和大西北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一位画坛奇才。如果说家乡的杏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旖旎风光沐浴了他江南少年的灵气，那末苍茫壮阔的大草原，烟波浩淼的青海湖，红霞落照的雪峰，淳厚质朴的风情，则陶冶了他豪迈超拔的气质和清健雄浑的风格。大西北赐福于朱乃正，二十年他经历了从“写境”到“造境”的腾飞。刘郎在“茫泱无垠”中真实地描写了朱乃正这一行感人的足踪。“艺传”构思新颖别致，语言颇见功力。写画家经历，有雄伟的篇章，也有生动的细节。当年“孤雁身落霞齐飞”，如今是“白鹤”羽化翩然，读完“艺传”我做如是想。另外，如杜高先生所撰的蔡亮小传，也是本卷中值得一读的佳篇。

想到《中国当代美术家》丛书二卷本的顺利出版和发行，我感到由衷的欣慰。首先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他们胆识过人，事业心强，在当今出版业不甚景气，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畸形氛围里，他们上品位，上档次，出新书，出好书的意识是令人钦敬的。其次，还要向我们的作者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中好几位专家学者都已年过花甲，还有几位是活跃在当代艺坛上的作家、记者、编辑和评论家，他们在百忙中撰稿，其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作风，堪称文人楷模。由于全体作者的辛勤劳动，这部二卷本才有群芳吐艳、异彩纷呈、可读性强的特点。另外，还得向各位入选画家和为作者提供宝贵资料的同志，诚挚地道一声“谢谢”。

尊重传统，尊重创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中国当代美术事业理应为全世界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大家都来为中国美术的百花园浇水、施肥、耕耘吧！

1992年9月23日

一代宗师——林风眠

一、石匠之子

“我生于倒霉的庚子年”。1900年，灾难、耻辱降临大清帝国，林风眠也在这年10月22日（夏历十月初一）降临人世，取名风鸣，又叫绍琼。他哪里知道“倒霉”也将伴随他未来的漫长岁月！

他的故乡在广东梅县西阳阁公岭。

童年的天地虽然狭小，却是自由快乐的。山区乡村的孩子，是用大自然来装饰自己童年梦幻的。风鸣喜欢在小河里捉小鱼，在树林里捉小鸟，养一些小鱼和八哥。他忘情地迷恋于山上的树、山间的小溪、铺砌在小溪底下的圆滑鹅卵石、空中浮动多变的云，以及植物的气息、流水的絮语。这些生灵，他们纵然不会说话，却毫不吝嗇地把美输给童稚的风鸣。

如果说大自然给他带来一个恬静充实的世界，那么祖父则教会了他如何走人生之路。

“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这位盘着辫子、束着腰带、卷着裤管、光着脚板，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一锤一凿消磨一生的石匠，对风鸣充满爱心与期待。他老是让风鸣守在身边，帮着磨凿子、递榔头，看着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他希望风鸣老老实实在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不要去想那些读书做官的事，他常常告诫孙儿：“你将来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一双手。”

有了一双手，即使不能为别人做出多大好事，至少自己可以混口饭吃。”祖父的这些话，就像凿子一样，刻进了凤鸣的心里，永远也磨不掉。凤鸣很聪明，不大说话，祖父、父亲也很钟爱他。

父亲林雨农也是雕刻墓碑的石匠，粗通文墨，能绘画，便成了儿子的启蒙老师。开始凤鸣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父亲画画，后来便在父亲指导下临摹《芥子园画传》。他的艺术天赋很使父亲惊喜，9岁那年画了一幅中堂《松鹤图》，被乡里大户购去，远近称奇。

15岁高级小学毕业，徒步赴梅县考取省立梅州中学。梅县为粤东重镇，到南洋去谋生的人很多，十有九家是侨属，乡里文化教育发达，素称“文化之乡”。梅州中学又称广东第五中学，教学质量颇高。图画老师梁伯聪是一位当地著名的书画家，善画山水、花卉，尤工翎毛，笔法工整严谨，清新不俗。林凤鸣超群的艺术天赋，深得梁师的赞美与器重，他常常去看住在林氏宗祠的得意门生，传授技艺，精心指导，凤鸣受到比较严格的传统绘画训练。梁师常常在他的图画作业上打120分，同学们非常奇怪，就问梁师。梁师说：“你们的画如果能画得和我一样好，就该打100分，现在林凤鸣的画比我还好，你说该不该打120分呢？”同学皆服。在这期间，凤鸣在明信片上发现了岭南派高剑父重于写生、融合日本和西洋画法的作品，那以墨块色面创新的甜美画面，那缥缈朦胧的风格，使凤鸣耳目一新，他便买了放大镜倾心临写。后来又看到家族中华侨带回的外文书籍插图。接触了西洋画，以后他渐渐地对方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心向往之。凤鸣也酷爱国文，喜读《昭明文选》，特别耽于李白、杜甫的诗歌。学生们组织了一个“探骊诗社”，借以研究旧诗，锻炼文字技巧，他被推举为诗社的副社长。1918年，凤鸣毕业于省立梅州中学。

在故乡的南风窗，凤鸣窥探到另一个世界的朦胧图景。而此时，家乡的天地似乎变得狭小，已经容纳不下凤鸣那颗渴望飞翔的心。“虽然18岁以前一直在作画，但那时怕学画无出路，饿肚子，故还不敢决定以画为业。”林凤鸣不得不困居在西洋阁公

岭，苦恼着，彷徨着，不知何去何从。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由蔡元培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当时，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林文锋正在上海，立即把这佳音函告凤鸣，他欣喜若狂，毅然筹集资金奔赴上海，同林文锋、李金发等报名参加留法俭学会。带着对家乡山水树石的深情，带着父老乡亲的厚爱，12月，他们乘坐法国邮轮安德烈·雷奔号赴法，同行的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就这样19岁的林凤鸣未按祖父的意愿继承石匠手艺，却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跨出关键的一步。而这将意味着他要忍受一切颠簸困顿，把一生抛掷给艺术之神。这时，他决定把家庭祈求吉祥的名字“凤鸣”改为“风眠”。在风中眠觉，是够风流洒脱的了！但也隐伏着横生的险象呢！

二、巴黎学艺

海上航行一月，途经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一路海

涛翻滚，林风眠闯入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1920年1月，林风眠一行在法国马塞港登岸。2月，他就开始在枫丹白露中学补习法文，同时揽了一些油漆招牌之类的杂活，维持生计。在众多的留学生中，林风眠还算是幸运的，在毛里求斯做生意的堂兄，常常在经济上援助他，使他能集中精力学习。

4月，他进入法国中部蒂罗市国立美术学院学画，生活颇甚俭朴，学习却是勤奋出色的。院长杨西斯是一位浮雕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未成名之前，家境清寒，因此对一些清寒学生也很同情。有一次，看到林风眠的一幅粉彩风景，大为赞赏，将这幅画收购下来。他发觉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具有异常的天赋，对色彩具有敏锐独特的感觉。不久，老院长把林风眠唤进自己的房间，亲切地说：“你在我们这里已学习了半年，再也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介绍你到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到鼎鼎大名的戈德教授的画室里学习去吧！”

19月，他终于奔赴向往已久的艺术之都——巴黎！

戈猛是一位写实主义大师，擅长人物画，多画历史故事、神话、文学插图，享誉世界。那时林风眠也耽于写实画风，他崇拜戈猛教授，专心致意于他的精雕细刻。

帝容美术学院院长杨西斯依然关心着这位中国学生，有一次，他特地到巴黎去看望林风眠，对他的学习表示不满，他批评林风眠学得太空泛，并恳切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还告诫他：“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雕塑、陶瓷、木刻、工艺……都应该学习。像蜜蜂一样，只有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

林风眠终身感激这位良师的指点，在狂热的求艺中，清醒地审视自己，从中国学艺者通常所走的模式——陷入学院派的泥淖中遁身而出，蓦然回首灿烂的东方艺术，开始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

林风眠走出了画室，流连于博物馆，学习中国传统艺术，重新追寻东方文化。林风眠记忆中的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是阴森寒冷的。他带着纸和笔，啃着冷硬的面包，对着东方的古董鉴赏临摹，在那里不知度过多少个晨昏。中国古代的艺术品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就说瓷器，那单纯古朴的造型，清丽雅致的色调，流畅刚劲的线条，和半透明的光滑质感，就够使你神驰目迷的了。一个东方青年竟在西方发现东方艺术的神采！林风眠此时已得到缪斯的独宠，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对东方艺术进行细致而又心酸的品味；同时，又以东方人的感情，沐浴在西方艺术精华的光照中。这便是林风眠独特的艺术际遇。

1923年，林风眠完成了巴黎美术学院的学业，应留德同乡熊君锐之邀，偕挚友林文铮赴德国游学。当时的德国已从第一次欧战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标榜民立自由的魏玛联盟正左右政局，社会财富充盈，俨然歌舞升平。

德意志民族，不仅有一个思辨的头脑，更有一颗充满感情的艺术心灵。歌德、贝多芬、丢勒，就是这艺术王国里的巨擘。在博物馆里、在音乐厅里、在函帙里、在精美的美术全集里，林风眠与艺术精灵们漫步和吟。

还有，对这位东方游子，德意志也毫不吝啬地向他展示其优美的体态，天空中有元平，大地上有柔情，碧水里有蜜意，红顶雪墙，幽静典雅，街巷错落有致，一切显得那样安详、从容不迫。造物主似乎觉得对林风眠还不够厚爱，于是爱神翩然而投。这段情感充满着浪漫和悲剧色彩。当林风眠在火车站兑换马克，从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中，爱神把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推到他面前，她便是方·罗达。这位温柔、气质高贵的日尔曼少女，是德国籍奥地利人，出身世家，但已没落。作为孤女，只有一架钢琴与一套精美的美术全集与她相伴，时为柏林大学化学系学生。他们一见钟情，尽管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但眉目传情，心心相印，如荷叶上的两颗水珠，风一吹，一碰撞，便合成一滴，再也分不开了。林风眠在忙于创作的同时，给方·罗达写了不少似火一样热烈的情书，不久，彼此如醉如痴。这年冬天，这一对东西方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久，林风眠偕夫人由德国返回法国巴黎，住在玫瑰别墅，尽情地呼吸人生幸福的琼浆！但玫瑰别墅的欢愉是短暂的。这年秋天，他的爱妻在分娩时因产褥热弃世，婴儿旋亦夭亡。这一沉重的打击给他毕生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他难以接受那相爱相属的日子瞬间即逝的残酷现实。这对林风眠真是如雷击顶，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痛苦无法渲泄。他拿出祖传石刻的本事，不分昼夜，在爱妻的墓碑上刻了十几天的自撰碑文，他要将在无穷的爱恋刻在心上。在以后的生活中，林风眠虽然又有了新的伴侣，但他始终将德国夫人的遗像摆在房间，轻轻呼唤着她的名字，追忆这一段梦影似的恋情。

德国时期，林风眠浸沉在一片美的氛围中，他从中获得灵感，创作欲望勃发，硕果累累。《柏林咖啡馆》——描绘柏林沉醉的状态，人们的纵情行乐。运用严谨简洁的手法，和沉郁的色彩表现之。

《平静》（又名《白头巾》）——描绘了一群渔家妇女，傍晚时分，在平静的海边等待着，祈求着男人的平安归来，喜悦和忧虑交织着，内心是何等复杂，这是一幅非常优美的风俗画。

此外还有《古舞》、《克里河巴之春思》、《罗朗》、《金字塔》、《战栗于恶魔之前》、《唐又汉之决斗》等。其中引起轰动的《摸索》，是林风眠的成名之作。

《摸索》高2公尺，长4.5公尺。这幅大油画后来在法国史特拉斯堡“中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时，像磁石一般吸引着观众，他们屏息凝神，感佩赞叹，流连不去。林风眠一鸣惊人，崭露头脚！

中国《艺术评论》杂志记者杨铨于画展前，在玫瑰别墅访问林风眠时，就观赏了《摸索》，写了专讯寄回国内，称赞说：“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且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荷马蹲伏在地上，耶稣之沉思，托尔斯泰折腰伸手，易卜生、歌德、梵高、米开朗琪罗、伽里略等皆含有探索奥秘之深意，赞叹人类先导者之精神和努力。该幅巨画，仅化一整天时间，一气呵成，其速度之惊人，可与鲁本斯媲美。”

《摸索》是这位富有才华的民主主义爱国画家早期艺术理想、艺术技巧的结晶，画面有点像“文艺复兴”三杰中拉斐尔画在梵蒂冈大厅的《雅典学院》。也许，是从那里得到了感受与启示。当时人文主义者喜欢用追忆过去来寄托对未来的幻想。然而这幅《摸索》却是林风眠自己孕育而诞生的作品。《雅典学院》表现了古希腊学者探求科学真理的主题；而《摸索》却描绘了世界历代文化思想界精英探索人生的精神。浩渺纷芸、奥秘莫测的人生真谛何在呢？思想家、艺术家又怎样引导芸芸众生去认识人生之真谛？大千世界，悠悠万世，多少人为之沥血、为之献身？这命题的摸索追求是永恒的、无穷无尽的，人类也就在这样的求索中不断前进。这就是《摸索》打动人的精神力量。而在形式上宏伟概括，线条粗犷奔放，充满着力量的旋律，色调以灰黑为主，忧郁庄重。读着它使人沉入严肃的沉思！

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位中国画家，画出思想这样深邃、构图

这样宏伟、形式这样独特的油画呢？大概是没有的！

柏林岁月，是林风眠一生中更美好最充实的时光。

林风眠绝非象牙之塔中的艺术家，他早已许身灾难深重的祖国，但是，当熊君锐劝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却被他婉言拒绝了。在他的心目中，艺术是他的信仰，他的生命，艺术才是他拯救祖国应该选择的道路。林风眠回巴黎以后，与林文铮、刘既漂、王代之、吴大羽等人组织霍普斯会（“霍普斯”为希腊文，即太阳神阿波罗）。在霍普斯会简短的宣言中，宣告捍卫艺术的崇高与独立，抱定为国人世人创造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之信念，推行艺术运动。

为了显示中国艺术的光辉往昔，为了弘扬艺术运动的成果，1924年5月1日，霍普斯社和美术工学社，在史特斯堡的莱茵河官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

展览地址原为德皇旧行宫，极为壮丽，宫内正殿作会场，中厅陈列古代美术作品，两旁大厅悬置近代作品，绘画、雕刻、刺绣等均备。蔡元培时方旅法，亲临主持开幕典礼，佳宾如云盛况空前。巴黎各大报无不刊载其事。

林风眠以其令人目眩之光亮，闪烁于群星之中。《东方杂志》专文评论说：“新画中殊多杰作，林风眠、徐悲鸿、刘既漂、方君璧、王代之、曾以樵诸君，皆有极优之作品。……尤以林风眠君之画最多，而最富有创造之价值。不独中国人士望而重之，即外国美术批评家亦称赞不置。”林风眠这颗璀璨之星，当然也为蔡元培所注目。蔡元培，这位中国近代艺术运动的倡导者，正在为实现“美育代宗教”的理想而殚精竭虑，他一发现了思想深沉的年轻艺术家，便不胜欣慰之至，他对林风眠的一生曾产生过极其关键的影响。

美术展览会闭幕后，蔡元培偕夫人，首访林风眠于玫瑰别墅，相见甚欢。

1925年夏，巴黎举行“万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中国馆林风眠入选作品最多，尤以《生之欲》为众目所注视。《生之欲》画面上有4只虎，两大两小，它们从芦苇丛中呼啸奔突而出，去追逐果腹